



世說新語補卷第七



宋 劉義慶

梁 劉孝標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張文柱 校注

方正下

盧志於衆坐

世語曰志字子通范陽人尚書璉少子少知名起家鄴令歷成都王

長史衛尉卿尚書郎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

吳書曰遜字伯言吳郡人世爲冠族初答曰如卿於盧毓

領海昌令號神君累遷丞相答曰如卿於盧毓

司空璉感烈中爲泰山太守字子笏位至尚書士龍失色既出戶謂兄

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

祖名播海內寧有不知鬼子敢爾

孔氏志怪曰盧充者范陽人

家西獵見一麀舉弓而射即中之麀倒而復起充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下有唱家前充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

曰我衣惡那得見貴人即有人提襪新衣迎之

充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崔

曰近得尊府君書爲君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即

舉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手迹便獻

歛無辭崔即勅內令女郎莊嚴使充就東廊充

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爲三日畢還見崔崔

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

留自養勅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

別之感無異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便

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

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惋居四年三月

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乍浮乍沒既上岸充

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充見

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

即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盃別

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

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曜

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

王云士龍法別有
以凡處

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盃可
頓兒恩愛。從此別斷絕。傷肝脾。充取兒盃。及詩
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愈遙唾
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竟就充懷。衆初怪
惡。傳省其詩。慨然歎死生之玄通也。充詣市賣
盃。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者。歎有一老婢
問充。得盃之由。還報其大家。即女姨也。遣視之
果是。謂充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
痛之。贈一金盃。著棺中。今視卿。盃甚似。得盃本
末。可得聞不。充以事對。即詣充家迎兒。兒有崔
氏狀。又似充貌。姨曰。我舅甥。三月未間產。父曰。
春煖温也。願休強也。即字温休。温休。蓋幽婚也。
其兆先彰矣。兒遂成爲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
著績。其後生植。爲漢尚書。植子毓。爲魏司空。冠
蓋相承。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
王太尉夷甫也不與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

云似狸出

君不得爲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卿
我法。卿自用卿法。

向雄爲河內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劉淮
橫怒。遂與杖遣之。雄後爲黃門郎。劉爲侍中。初
不交言。武帝聞之。勅雄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
詣劉再拜曰。向受詔而來。而君臣之義絕。何如。
於是即去。武帝聞尚不和。乃怒問雄曰。我令卿
復君臣之好。何以猶絕。漢晉春秋曰。雄字茂伯。河內人。世語曰。雄有節。擊仕至黃門郎。護軍將軍。按王隱孫盛。不與故君相聞議。曰。昔在晉初。河內温縣領校向雄。送

王云註引為真書
書遂兩用之

劉云憾而已非方
正之選也

御犧牛。不充呈郡。輒隨比送洛。值天大熱。郡送
牛多暍死。臺法甚重。太守吳奮召雄與杖。雄不
受杖。曰。郡牛者亦死也。呈牛者亦死也。奮大怒。
下雄獄。將大治之。會司隸辟雄都官從事。數年。
為黃門侍郎。奮為侍中。同省相避。不相見。武帝
聞之。給雄酒禮。使詣奮解。雄乃奉詔。此則非劉
淮也。晉諸公贊曰。淮字君平。沛國杼秋人。少以
清正稱。累遷河內太守。侍中。尚書僕射。司徒。
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
進人若將加諸。退人若將墜諸淵。臣於劉沛
內。不為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為君臣之好。武帝
從之。禮記曰。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
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
鄰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

反服之有。鄭玄曰。為兵
主來攻伐。故曰戎首也。

周伯仁為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玄

亮為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虞預

曰。刁協字玄亮。勃海饒安人。少好學。雖不研精
而多所博涉。中興制度。皆稟於協。累遷尚書令。
中宗信重之。為王敦所忌。明旦報仲智。鄧粲晉

舉兵討之。奔至江南。敗死。高字仲智。弟也。性狡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
額被害。王敦使人弔焉。高曰。亡兄天下有義人。
為天下無義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猶取
為從事中郎。因事誅嵩。晉陽秋曰。嵩事佛。臨刑

猶誦
仲智狼狽來。始入戶。刁下牀對之大泣。說

伯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刁為辟易於戶

劉云斯人於倫好
如此尚足論名品
邪
王云此稍近方正
得無過刑

側既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輿齊名那與佞人不協有情逕便出世說曰元帝以鄭后之寵欲舍

明帝而立簡文議者咸謂舍長立少既於理非倫且明帝以聰亮英斷宜為儲嗣周王諸公並苦爭懇切惟刁玄亮獨欲奉少主以阿上旨

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晉紀曰帝諱紹字道

幾元帝長子明敏有機斷賓客盈坐敦知帝聰明欲以不孝

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温太真所說温

嘗為東宮率後為吾司馬甚悉之涇吏温來敦

便奮其威容問温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温曰小

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並厲欲以威力使從已

乃重問温太子何以稱佳温曰鈞深致遠盖非

淺識所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為孝劉謙之晉紀曰敦欲廢明

帝言於眾曰太子子道有虧温司馬昔在東宮悉其事嶠既正言敦忿而愧焉

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

卿何以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率六軍

而王師不振以此負公晉陽秋曰王敦既下六

軍敗績顓長史郝嘏及左右文武勸顓避難顓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傾

撓豈可草間求活投身胡虜邪乃與朝上詣敦敦曰近日戰有餘力不對曰恨力不足豈有餘邪

可稱曰正

王云丞相末年大
不滿人意在保存
諸叛賊蓋渠於節
義二字不大分曉

劉云情措甚真宜
在朝廷之上
七云正氣語乃作
小許巧妙

云丞相雅量此
以不讓小伎自
多冠戒

王云語蘊藉似王
公

蘇峻時。王隱晉書曰。峻字子高。長廣掖人。少有

才學。仕郡主簿。舉孝廉。值中原亂。招合

流舊三千餘家。結壘本縣。宣示王化。收葬枯骨。

遠近感其恩義。咸共宗焉。討王敦有功。封公。遷

歷陽太守。峻外營將表曰。鼓自鳴。峻自斫鼓曰。

我鄉里時。有此。則空城。有頃。詔書徵峻。峻曰。臺

下云我反。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孔羣在橫塘。

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乃作亂。孔羣在橫塘。

為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會稽後賢記曰。羣

人。祖竺。吳豫章太守。父奕。全椒令。羣有智局。仕

至御史中丞。晉陽秋曰。匡術為阜陵令。逃亡無

行。庾亮徵蘇峻。術勸峻誅亮。因眾坐戲語。令術

遂與峻同反。後以宛城降。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答曰。德非孔子。厄同

匡人。家語曰。孔子之宋。匡簡子以甲士圍之。子

路怒。奮戟將戰。孔子

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述先王之道而

為咎者。非丘罪也。命也。夫歌予和汝。子路彈劍

孔子和之。曲三。雖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至於識

者。猶憎其眼。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鷹化為鳩。非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故具之。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棋。王手嘗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徐廣晉紀曰。江彪字名。兼善奕。為中興之冠。累。傍有客曰。此年少戲。遷尚書左僕射。護軍將軍。此年少戲。迺不惡。王徐舉首曰。此年少非唯圍棋見勝。范

劉云言伯仁以棟
梁自居而絕人也
又云勸柱語柱自
佳語又佳

棋品口。彪與王恬等
棋第一品。導第五品

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

柱而語柱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

遂為衿契。徐廣晉紀曰。顧顯字孟著。吳郡人。驃騎榮兄子。少有重名。泰興中。為騎郎。

蚤卒。時為悼惜之。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

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杜預左傳注曰。培塿。小阜。松柏。大木也。薰。香草。蕕。臭草。

玩雖不才。義不為亂倫之始。

周叔治作晉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別。叔治以將

劉云少年陵怨大
有以此為方正奇
矯取名取害心術
王云仲智傲狠伯
仁友愛正都無闊
方正

別。涕泗不止。仲智恚之。曰。斯人乃婦女。與人別

唯啼泣。便舍去。鄧粲晉紀曰。周謨字叔治。周侯顛次弟也。仕至中護軍。周侯

獨留與飲酒。言話臨別。流涕。撫其背曰。奴好自

愛。阿奴。謨小字。

王丞相作女伎。施設牀席。蔡公先在坐。不說而

去。王亦不留。蔡司徒別傳曰。謨字道明。濟陽考城人。博學有識。避地江左。歷左光祿。錄尚書事。揚州刺史。薨。贈司空。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晉陽秋曰。峻率眾二萬。濟自橫江。至於蔣山。王師敗績。

唯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鍾曰。見可

敗績。唯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鍾曰。見可

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
 寇讐。何不用隨時之宜。而坐待其弊邪。鍾曰。國
 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
 董狐將執簡而進矣。雅別傳曰。雅字彥胃。潁川
 長社人。魏太傅鍾繇弟仲
 常曾孫也。少有才
 志。累遷至侍中。

王丞相名位隆重。百僚欲為降禮。馮太常以問
 顏光祿。晉書曰。顏含字弘都。瑯琊莘人。禮欽。給
 事中。父默。汝陰太守。含少有操行。以孝
 聞。仕至光祿勳。晉中興書曰。顏含嫂病困。須嬭
 蚘膽。不能得。含憂歎累日。忽有一童子持青囊
 授含。乃蚘膽也。童
 子化為青鳥飛去。顏曰。王公雖重。禮無偏敬。降

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
 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便
 於我。我其有邪德乎。

孔君平疾篤。王隱晉書曰。孔坦字君平。會稽山
 陰人。善春秋。有文辨。歷太子舍人。

累遷廷尉卿。庾司空為會稽省之。晉陽秋曰。庾冰字
 季堅。太尉亮之弟。

也。少有檢操。亮常器之。曰。吾家晏相問訊甚至

平仲。累遷車騎將軍。江州刺史。為之流涕。庾既下牀。孔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

問安國寧家之術。迺作兒如子。相問。庾聞回謝

之。請其話言。王隱晉書曰。坦
 方直而有雅望。

云此却非周嵩

云惜不見話言

王云當以使者為
句義自明

桓大司馬詣劉尹。卧不起。桓彎彈彈劉枕。丸迸
碎牀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關
戰求勝。中興書曰。溫曾為徐州刺史。沛國屬徐
州。故呼溫使君。關戰者。以溫為將也。

桓甚有恨容。

桓公議移洛陽鐘簾。王懷祖曰。永嘉不競。暫都
江左。方當漸平。區守。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
遷園陵。不應先事鐘簾。桓不能奪。

王云意未肯降

王右軍與謝公詣阮公。阮思曠也。至門語謝。故當共
推主人。謝曰。推人正自難。

王藍田拜揚州。主簿請諱。教云。亡祖先君。各播
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於外。禮記曰。婦人餘
無所諱。

孫多穢行故
以此辱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綽集載誄文
曰。咨子與公。

風流同歸。擬量託情。視公猶師。君子之交。相與
無私。虛中納是。吐誠誨非。雖實不敏。敬佩弦韋。
永戢話言。既成。示庾道恩。庾見慨然送還之。曰。
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徐廣晉紀曰。庾羲字叔
和。亮第三子。拔尚率到。

位建威將軍。吳國
內史。道恩。羲小字。

會稽王道子專政。委任羣小。陸祖言。晉書曰。陸
納字祖言。

世言補 卷七 九
吳郡吳人。父玩。官侍中。司空。納少。有清操。貞厲絕俗。太原王術雅重之。引為建威長史。遷吏部郎。出為吳興太守。望闕歎曰。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邪。

朝士稱其忠亮。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

其餐。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

苦辭。真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

王脩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胡奴為烏程令。胡

陶範。小字也。陶侃別傳曰。範字道則。侃第十子也。侃諸子中最知名。歷尚書秘書監。何法盛以

為第九子。送一船米遺之。卻不肯取。直答語。王脩齡

若饑。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戴安道少有高名。晉安帝紀曰。戴逵字安道。譙

甚為劉真長所知。秦於娛生。好鼓琴。善屬文。尤

樂遊宴。多與高門風流者遊。談者許其通隱。屢

辭徵命。遂著 武陵王司馬晞為太 聞其善鼓琴。

使人召之。安道就使者前打破琴。直語云。戴安

道不能為王侯伶人。

阮光祿赴山陵。至都。不往。殷劉許過事。便還。諸

人相與追之。既亦知時流必當逐已。乃遄疾而

去。至方山。不相及。中興書曰。裕終日頽然。劉尹

劉云謂徒此作回
錄
王云此語殊有益

劉云安石渚會稽地名

劉云薄溫之詞

時為會稽。乃歎曰。我入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伊便能捉杖打人不易。

王劉與桓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後。劉牽脚加

桓公頸。桓公甚不堪。舉手撥去。既還。王長史語

劉曰。伊詎可以形色加人。不溫別傳曰。溫有豪邁風氣也。

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共語。答曰。

相識已多。不煩復爾。羅府君別傳曰。含字君章。桂陽棗陽人。蓋楚熊姓之後。啓土羅國。遂氏族焉。後寓湘境。故為桂陽人。含。臨海太守。彥曾孫。榮陽太守。綏少子也。桓宣武辟為別駕。以官解。誼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茨。伐木為牀。織葦為席。布衣蔬食。晏若有餘。

累遷散騎常侍。廷尉。長沙相。致仕中散大夫。門施行馬。舍自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挺生。豈非至行之徵邪。

王文度為桓公長史。時桓為兒求王女。王許咨藍田。既還。藍田愛念文度。雖長大猶抱著。鄰上

文度因言桓求已女婚。藍田大怒。排文度下。報

曰。惡見文度已復癡。畏桓溫面。兵那可嫁。如與

之。文度還報云。下官家中先得婚處。桓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耳。後桓女遂嫁文度兒。王氏

以面兵為可解。今始言文度癡。溫面孔渠可嫁女與。

譜曰。坦之子愷。娶桓溫第二女。字伯子。中興書曰。愷字茂仁。歷吳國內史。丹陽尹。贈太常。

劉云謂薄待大臣
三可然殿牌比之
慶易擲去似不
可

王云註更委悉

王云事敗下似落
二誅字

劉云捷急語耳非
方正

太極殿始成

徐廣晉紀曰。孝武寧康二年。尚書令王彪之等啓。改作新宮。太元三年二月。內外軍六千人。始營築。至七月而成。太極殿高八丈。長二十七丈。廣十丈。尚書謝萬監視。賜爵關內侯。大匠毛安之。關中侯。王子敬時爲謝公長史。謝送版。使王題之。王有不平色。語信云。可擲箸門外。

謝後見王曰。題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亦自爲也。王曰。魏阼所以不長。謝以爲名言。宋

帝文章志曰。太元中。新宮成。議者欲屈王獻之題榜。以爲萬代寶。謝安與王語次。因及魏時起

凌雲閣。忘題榜。乃使韋仲將縣梯上題之。欲以此風動其意。王解其旨。正色曰。此奇事。韋仲將

魏朝大臣。寧可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知其心。迺不復逼之。

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風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

中興書曰。爽字季明。恭第四弟也。忠孝質直。烈宗崩。王國寶夜開門入。爲遺詔。爽爲黃門郎。拒之曰。大行晏駕。太子未立。敢有先入者。斬。國寶懼。乃止。任至侍中。恭事敗。贈太常。

王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爲小子。王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爲布衣之交。亡姑亡

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

中興書曰。王濛女。諱穆之。爲哀帝皇后。王

蘊女。諱法惠。爲孝武皇后。

桓玄篡立。徐野民獨哀感涕泗交流。

晉書曰。徐廣字野民。

東莞姑臧人。世好學。至廣尤為精純。謝玄為謝

宣明止之。收淚言曰。君為宋朝佐命。身是晉室

遺老。憂喜之事。固即不同。乃更欲戲宋書曰。謝

陳郡陽夏人。祖朗。東陽太守。父重。司馬道子。長史。晦為孟景中兵參軍。後為宋高祖中領軍。少帝即位。加中書令。與徐羨之。傅亮共輔政。以事伏誅。

殷仲文還姑孰。祖送傾朝。桓敬祖要王參軍同

行。王弘之王曰。餞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

風馬不接。無緣扈從。晉中興書曰。桓謙字敬祖。冲第三子。尚書僕射。中軍

將軍。

宋世吏部都令史。咨執選事。陸東海慧曉在選

任已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人語陸云。都令史諳

悉舊貫。可共參懷。陸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諮都

令史。為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

退。

士蔚弱冠時。為上虞令。南史曰。卞彬字士蔚。濟陰宛人。祖嗣之。中

領軍。父延之。上虞令。彬險拔。有甚有剛氣。會稽

太守孟顓。以令長裁之。士蔚積不能容。脫幘投

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正謂此幘耳。今已投之。卿

以一世勲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竟去見顛別

任彦升劉璠梁典曰任昉字彥升樂安人四歲

之美冠絕當時好交結獎拔士友得其延譽率

多升擢衣冠貴遊爭與交親坐上賓客恒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任君官

至寧朔將軍新安太守在齊紆意於梅蟲兒

南史曰梅蟲兒吳興人齊東昏時用為中書郎

為制局監甚見愛幸東昏敗伏法

彦升造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

我彥升大慚南史曰王亮字奉叔王瑩從父弟

末選尚公主齊竟陵王開西邸延才俊以為士

林使工圖其像亮亦與焉任中書監加散騎常

侍

褚彥宣南史曰褚炤字彥宣淵從父弟也父法

以一目常非從兄彥回身事二姓蕭子顯齊書

眇不拜

回河南陽翟人祖秀之宋太常父湛之驃騎將

軍尚主彥回少有世譽復尚文帝女湛之卒彥

回推財與弟唯取書數千卷仕宋為

司空後為齊朝佐命官至侍中司徒彥回子賁

南史曰淵長子賁字蔚先少耿介父背袁粲等

附高帝賁深執不同終身愧恨有棲退之志位

世說新語

卷七

四

人見索火燒之。馭人奔車乃免。

司馬光通鑑曰。宋主下詔禪位。

於齊。而不肯臨軒。王敬則勒兵入迎。宋主出就東邸。光祿大夫王琨。在晉世已為郎中。至是攀車慟哭。曰。人以壽為權。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雨泣。司空褚淵等奉璽綬請齊宮勸進。齊王即皇帝位。以褚淵為司徒。賀者滿座。焯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為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

紀僧真得幸於齊世祖。嘗請曰。臣出自本縣武

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

南史曰。紀僧真。建康人。也。少事蕭惠開。惠開密

謂曰。我子弟並無異才。政是蕭道成耳。僧真乃請事齊高帝。備見親信。嘗令學上手迹。報答書

疏皆付之。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風。武帝嘗目送之。笑曰。人生何必計門戶。紀僧真常常貴人

所不也。無復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

由江斆。別謝瀹。南史曰。瀹字義潔。陳郡人。我不

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斆。登榻坐定。斆

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以告

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徐勉為吏部尚書。

梁書曰。徐勉字脩仁。東海郟人。祖長宗。宋高祖霸府行參

軍。父融。南昌相。勉幼孤貧。早勵清節。六歲時。屬霖雨。家人祈霽。率爾為文。見稱耆宿。及長。篤志

好學。起家國子生。王儉為祭酒。稱嘗與門人夜勉有宰輔之量。歷官侍中。謚簡肅。

集客有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如此可談
風月不宜及公事時人服其無私勉嘗為書戒

世清廉常居貧素至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
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
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風
範故臻此耳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
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
語吾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
顯貴以來門人故舊亟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
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舻運致亦令貨殖聚歛
若此事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
紛紜中年聊於東田營小園者非在播藝以要
利入正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
終可為宅儻獲懸車致事實欲歌哭於斯慧日
十住等既應營婚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
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寺

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耳何事
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
高門甲第連閨洞房絕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
能不為培塿之山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
靈隨便架立不在廣大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
宇近營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既
牽挽不至又不可中塗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辦
保貨與韋黯乃獲白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
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龜已成立
桃李茂密桐竹成陰膝陌交通渠畝相屬華樓
迥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峯叢薄不無糾紛之興
中並饒菰蔣湖裏殊富芰蓮雖云人外城闕
密邇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宏
心蓋是筆勢所至耳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為
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矣今
為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既多理亦須此且釋氏
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儒典亦稱何以聚人曰

財况汝曹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始熟田地甚為舄鹵。彌復何安。孔子曰。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既以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亡。更貽耻笑。若有所收。獲汝可自分贍內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沾之。諸女耳。汝既居長。故有此及。凡為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自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畧。以棄日也。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今之所敕。畧言此意。正謂為家已來。不事資產。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殫。牽課奉公。畧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間隙。負杖躡屨。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關既定。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水湯旱。吾豈知如何。若其滿廩盈箱。爾之幸遇。並無俟令吾

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

蘇世長從獵於高陵。唐書曰。蘇世長。雍州武功人。祖彤。後魏散騎常侍。父

振。周宕州刺史。世長十餘歲。上書言事。周武帝問讀何書。對曰。孝經。論語。王世充僭號。署行臺僕射。世充平。以漢南歸國。是日大獲陳禽於旌門。高宗顧謂

群臣曰。今日畋樂乎。蘇對曰。陛下畋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為大樂。高宗色變。既而笑曰。狂

態發邪。對曰。臣為私計。則狂。為陛下國計。則忠。

真宗將立明肅后。宋史曰。劉后。華陽人。指揮通

娠。真宗即位。入為美人。進德妃。章穆皇后崩。欲立為后。大臣多以為不可。卒立之。后性警悟。曉

書史聞朝事能記其本令丁謂東都事畧曰丁未天下封奏皆得預聞人嘗以文謁王禹偁王比之韓柳名遂振真宗朝拜相以擅移皇堂貶崖州司戶東軒筆錄曰丁謂有才智然多希合天下以為姦邪及稍進用即啓真宗以神仙之事作玉清昭應宮耗費國帑不勝紀諭旨於楊大年令作冊文丁云此段不憂不富貴楊答曰如此富貴亦不願得東都事畧曰楊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七歲善屬文十一以童子召對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太宗嘆異以為秘書省正字歷官翰林學士諡曰文

王介甫雅愛馮道五代史曰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初事宦者張承業得薦於晉王唐莊宗即位拜戶部侍郎明宗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晉滅唐道又事晉加司徒侍

中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漢高祖立乃歸漢周滅漢又事周太祖世宗時卒道少能矯行以取稱於世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為一茅庵不設牀席卧一束芻而已諸將有拉得美女者以遺道道真之別室訪其主還之父喪居景城歲飢悉出所有以賑鄉里而退耕於野有力不能耕者夜往潛為之耕為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當世士皆仰為元老而喜為之稱譽唐參政曰道為宰相使朝易四姓身事十主此得為純臣乎王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者正在安人而已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介甫為之變色東都事畧曰唐介字子方荆南人為御史稟行論文彥博交結宮禁貶英州別駕彥博亦罷相後文復相上言召臣未召介臣不敢行仁宗即起介通判潭州尋至

世說新語
大用

雅量上

孔文舉在青州。范曄後漢書曰融在北海六年劉備表為青州刺史為表

譚表紹所攻流矢雨集矛戟內接孔隱几安坐

讀書論義自若

諸葛武侯。蜀志曰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父珪字君貢太山郡丞亮早孤躬耕

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謂

為信然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

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先主遂詣亮謂關羽張飛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累遷丞

相益州牧率眾與司馬宣王。晉紀曰司馬懿字仲達河內温人猜

忌多權數魏武聞其有狼顧相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

甚惡馬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與汝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聖賢羣輔錄曰

河內司馬懿仲達潁川陳羣長文譙朱鑠彥才濟陰吳質季重為魏文帝四友治軍渭

濱克日交戰宣王戎服蒞事使人視武侯獨乘

素輿葛巾毛扇指麾三軍隨其進止宣王歎曰

諸葛君可謂名士矣

許司徒喪子。蜀志曰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避亂交趾依太守士燮劉璋遣使

招靖靖入蜀璋以為廣漢太守先主為漢中王拜太傅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

世說新語

卷七

七

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為之拜。董休昭蜀志曰董允字休昭南郡枝江人父和掌軍中郎將允秉心公亮丞相亮欲任以宮省之事遷侍中允事為防制甚得匡救之理延熙中守尚書令華陽國志曰蜀人以諸葛亮蔣琬費禕及允為四相與費文偉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郿人遊學益土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代蔣琬為尚書令欲共會其葬所休昭白其父掌軍請車蜀志曰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劉璋時為益州太守先主定蜀為掌軍中郎將與武侯並署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為交歡和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躄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

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掌軍遣開後鹿車給之休昭有難載之色文偉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休昭猶神色未泰文偉晏然自若持車人還掌軍問之知其如此謂休昭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自吾意了矣

草太守顧劭環濟兵紀曰劭字孝則吳郡人年二十七起家為豫章太守舉善以教民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圍棋外啓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

善以教民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圍棋外啓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

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賓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及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子夏哭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子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於是豁情散哀。顏色自若。

魏軍次于興平。蜀假費文偉節督師往禦。傳曰。別

戰國多事。公務煩猥。棹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為尚書令。欲毀棹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歎曰。光祿人才力相懸若此。吾聽事終日。猶不暇爾。

大夫來敏至。文偉許別。就求圍棋。于時羽檄交

馳。嚴駕已訖。文偉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聊

觀試卿耳。信自可人。必能辦賊都。蜀志曰。來敏

新野人。父豔。漢司空。敏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尤精倉雅訓詁。先主署典學校尉。與孟光皆以樞機不慎。數見貶削。然敏東宮舊恩。特加優待。後為執慎將軍。欲令以官自警。

世說補 卷七
嵇中散嘗於夜中燈火下彈琴。有一人入室。初來時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顏色甚黑。單衣草帶。嵇熟視既久。乃吹火滅。曰：「耻與魑魅爭光。」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晉陽秋曰：初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嫡兄遜。淫安妻徐氏。安欲告。遜遣妻以咨於康。康喻而抑之。遜內不自安。陰告安搗母。表求徙邊。安當徙。訴自理。辭引康。文士傳曰：呂安罹事。康詣獄以明之。鍾會庭論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

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為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羣惑眾也。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於是錄康閉獄。臨死。而兄弟親族咸與共別。康顏色不變。問其兄曰：「向以琴來不邪？」兄曰：「以來。康取調之。為太平引曲成。歎曰：『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為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王隱晉書曰：康之下獄。太學生數千人請之。于

時豪俊皆隨康入獄。悉解喻。

裴遐晉諸公贊曰：裴遐字叔道。河東人。父緯。長水校尉。遐少有理稱。辟司空掾。散騎郎。

在周馥所馥設主人。鄧粲晉紀曰：馥字祖宣。汝南人。代劉淮為鎮東將軍。

鎮壽陽。移檄四方。欲奉迎天子。遐與人圍棋。馥元皇使甘卓攻之。馥出奔。道卒。遐與人圍棋。馥

上云闇當之解似
云默受

上云夏侯故雅量
然詩無傳之小過

司馬行酒。遐正戲。不時為飲。司馬恚。因曳遐墜地。遐還坐。舉止如常。顏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甫問遐。當時何得顏色不異。答曰。直是闇當故耳。一作闇故當耳。一作真是闇將故耳。

阮德如嘗於廁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着皂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定。徐笑語之曰。

人言鬼可憎。果然鬼赧愧而退。阮侃別見

阮千里善彈琴。名士傳曰。阮瞻字千里。夷任少嗜欲。不脩名行。自得於懷。讀書

不甚研求。而識其要。仕至太子舍人。人間其能。多往聽之。千里不

問貴賤。長幼。至輒與彈。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安仁常令鼓琴。終日達夜。曾無忤色。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

蕩不得住。見顧愷之書贊。語林曰。太初從魏帝拜陵。陪列於松栢下。時暴雨。霹靂正

中所立之樹。冠冕焦壞。左右觀之皆伏。太初顏色不改。臧榮緒又以為諸葛誕也。

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

因語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

標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

共載去。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迺出牛背上。王夷甫蓋自謂風神英俊。不至與人校。

王夷甫與裴景聲志好不同。景聲惡欲取之。卒不能回。乃故詣王肆言極罵。要王答已。欲以分

謫。王不為動色。徐曰。白眼兒。遂作。晉諸公贊曰。河

東聞喜人。少有通才。從兄頽器賞之。每與清言。終日達曙。自謂理構多如。輒每謝之。然未能出也。歷太傅從事中郎。左司馬。監東海王軍事。少為文士。而經事為將。雖非其才。而以罕重稱也。

劉慶孫在太傅府。于時人士多為所構。唯庾子嵩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

示換借換

傅令換千萬。冀其有吝。於此可乘。晉陽秋曰。劉

山人。有豪俠才。算善。交結為范陽王。虓所。慶。大傅召之。大相委仗。用為長史。八王故事曰。東海王越。字元超。高宗王泰長子。少尚太傅於

布衣之操。為中外所歸。累遷司空。太傅於衆坐中。問庾。庾時頽然已醉。幘墮几上。以頭就

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兩姿。千萬隨公所。於是乃服。後有人向庾道此。庾曰。可謂以小

人之慮。度君子之心。
謝幼輿。晉陽秋曰。謝鯤字幼輿。陳郡人。父衡。晉為業。避亂江東。初至東海王越太傅府。坐家僮

王敦引為長史。王敦引為長史。

取官稿除名于時在事諸人並以謝初登宰府便遭黜辱深為之恨謝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時人服其遠暢

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

嚴以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

布衣之好若其欲來吾角巾徑還烏衣丹陽記曰烏衣

之起吳時烏衣營處所也何所稍嚴中興書曰江左初立瑯邪諸王所居於是風塵

自消內外緝穆

王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公語主簿欲與主簿

周旋無為知人几案間事

祖士少好財阮遙集好屐並恒自經營同是一

累而未判其得失祖約別傳曰約字士少范陽道人累遷平西將軍豫州刺

史鎮壽陽與蘇峻反峻敗約投石勒約本幽州冠族賓客填門勒登高望見車騎大驚又使占

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恨勒惡之遂誅約晉陽秋曰阮孚字遙集陳留人咸第二子也少有

智調而無儁異累遷侍中吏部尚書廣州刺史人有詣祖見料視財物

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麓箸背後傾身障之意

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屐因歎曰未知

一生當箸幾量屐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

云勝負本不待
得祖士少漸

劉云茂弘語

劉云甚善我輩所
不及

許侍中

晉百官名曰許璩字思文義興陽羨人許氏譜曰璩祖豔字子良永興長父裴

字季顯烏程令璩仕至吏部侍郎

顧司空

顧和字君孝少知名族顧榮曰此吾家

書令五子治隗淳履之

俱作丞相從事爾時

已被遇遊宴集聚畧無不同嘗夜至丞相許戲

二人歡極丞相便命使入已帳眠顧至曉回轉

不得快孰許上牀便哈臺大鼾丞相顧諸客曰

此中亦難得眠處

戴公

也達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見但

與論琴書戴既無吝色而談琴書愈妙謝悠然

知其量

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為假亮

有大兒數歲雅重之質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

温太真嘗隱幔但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

君侯何以為此論者謂不減亮蘇峻時遇害庾

譜曰會字會宗太尉亮長子年十九咸和六年遇害或云見阿恭知元規

非假阿恭會小字也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

按庾亮啓參佐名袁時直

為參軍不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

世說補

卷七

三

云非王故家也

乘估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塘亭住。錢塘縣記曰縣近海

為潮漂沒縣諸豪姓歛錢雇人輦土為塘因以為名也爾時吳興沈充為

縣令當送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

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

昨有一儉父來寄亭中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

酒色因遙問儉父欲食甃不姓何等可共語楮

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

是大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下脩刺詣公更宰

殺為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慚公與之

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至界

郗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壻丞

相語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曰

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壻咸自矜持唯有

一郎在東牀上坦腹卧如不聞郗公云正此好

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王氏譜曰逸少羲之小字羲之妻太

傅郗鑒女名璿字子房

過江初拜官輿飾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蚤

者並得佳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

云晉人風致著
故為第一
王云晉人以使為
信

問貴賤。曼別傳曰。曼字延祖。泰山南城人。父暨

留阮放等。號兖州入達。累遷丹陽尹。為蘇峻所害。羊固拜臨海。竟日皆

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

曼之真率。明帝東宮僚屬名曰。羊固。字道安。泰

善草行。著名一時。避亂渡江。累遷黃門侍郎。褒其清儉。贈大鴻臚。

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

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

曰。阿奴。火攻固。此下策耳。孫子兵法曰。火攻有

積三日。火車。四曰火軍。五曰火隊。凡軍必知五火之變。故以火攻者明也。

劉云仲智狠傲故無別談

世說新語補卷第七

